



冲动

何葆国·著

五个边缘男孩的故事

内地古惑仔写照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冲动

虹卫·主编
何葆国·著

五个边缘男孩的故事

内地古惑仔写照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冲动/何葆国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
(网络桃花丛书)

ISBN 7-5059-4836-9

I.冲… II.何…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8083号

书 名	冲动(网络桃花丛书)
作 者	何葆国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责任校对	方松梅 宋晓燕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86千字
印 张	8.125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836-9/I·3793
定 价	16.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长脚唯唯诺诺转过身，没好气地从老婆手上抢过一只大肚盘，朝大炮陈走去。

“牛肚借一盘。”长脚说。

大炮陈哼哼笑了两声，说：“生意好啊。”

“唉，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长脚压低声音说，“圩尾街的五虎将，山城名声人，已经欠账好几百块啦。”

大炮陈呵呵笑着，宽阔的嘴巴发出一股呛人的烟臭，他心里涌上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连声说：“好嘛，好嘛。”

火锅上的热气越来越稀薄，好像升得很高的炊烟，一下就被风吹散了。

现在是深秋夜里十二点，黄源水挠了几下头皮，细碎的头皮屑银光闪闪地四处飘落。“我该回去了。”他说着，把挠乱的头发放随意地抚平。

“我先回去了。”黄源水站起身。

“你急啥货啊？还有节目呢！”坐在身边的刘志华把他拉下来，眼光在他头发上闪亮了一下，“等下带你去洗头，橄榄街有几个发廊小姐长得不错。”

“你多久没跟大家做伙乐一乐啦？”叶建清递给黄源水一根烟，“不要急着回去，还早呢！”

“歹水现在又不是过去，做了大老板，事务很忙啊。”许光平斜眼望着黑魆魆的广场，话里带着明显的讥诮。

梁伟东打了一个酒嗝，他有些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指着前边一幢闪烁着霓虹灯的楼房，说：“走，到金三角去唱唱歌！”

“不行，我先回去了。”黄源水又站起了身，“我明天还要开店，前天拿来的几架车还没给人家修好呢。”

梁伟东伸出一只手，好像一只鸟栖上黄源水的肩头，在那边



黄源水的本田 125 发动了，像哮喘病人一样猛喘了几声，然后向前跑去。跑出大约二十米的路程，黄源水扭过头来，朝大家笑了一下，同时手也很有领袖风度地挥动一下，这时，恰好有一阵风吹乱他的头发，使他的头发好像在夜空里飘散开来。这就是他们看到的黄源水的最后模样，从此像一道风景时常展现在他们的心里。

“歹水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许光平认真地向大家发问，“他多久没跟我们做伙玩啊？”

没人回答他。

黄源水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前边的黑暗里，他的车声也一点一点地远去，就像一缕烟雾抓不住了。

刘志华忽然打了一个寒颤，他扭头回望，身后的大排档又有几摊熄了灯，四周围看起来黑茫茫一片，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心怀鬼胎地躲藏起来。“怎么，怎么……”他的声音有些哆嗦，“是啊，歹水怎么……”

“歹水现在是老板啦，不像我们这几个散仙。”叶建清说。

“歹水这鸟人也跟我们来这一套。”梁伟东说。

他们就这样一边朝金三角酒楼走去，一边前言不搭后语地评论黄源水。他们无法想像黄源水此时正心急如焚地朝他开在五卅桥头的摩托车修理店奔驰而去的情形。又冷又硬的风从黄源水的耳边掠过，好像两支螺号呜呜吹响。黄源水一次又一次地加大油门，本田 125 在他身子下面像一只鸟，飘飘如飞。今天晚上，张秀容答应在店里过夜，可是梁伟东他们一连 call 了他五次，他不得不出来，谁知火锅一吃就是大半夜！不知现在回去，张秀容是溜了还是先睡了？说不定怒气冲天，只会给我一个硬板板的脊背，想到这里，黄源水把油门加到了最大。前边奔跑的是车灯的



2

黄源水死了。

闻名马铺山城的圩尾街五虎将现在只剩下四将，他们在刘志华的房间内或躺或坐，充满夜生活痕迹的脸上同时充满忧伤，好像阴晦的天空。嘴上静静燃烧的烟头把烟雾飘满房间，使他们的脸色变得飘渺，显出一些不真实的图像。

刘志华家是一座只有一层楼的砖房，他的房间是在一楼平台上加盖的，一出门便是平台。几年来，这里是他们聚会的主要场所之一。平台上四处丢弃着啤酒瓶、可乐罐子、烟壳、烤鱼片袋子和快食面袋子，好像一个小小的垃圾场。一只硕大的老鼠从高于平台的别人家屋瓦上跳下来，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跳台运动员，它的前爪落在一只可乐罐子上面，这样它便踩着罐子滚动了几圈。这个场景把坐在门边沙发上的许光平惊呆了，他霍地站起身，说：“你们快看哪！”

梁伟东、叶建清和刘志华懒洋洋地从床上抬起身子，从窗口探头出去，可是已经什么也看不到了，眼里全是熟烂的景象。

“一只老鼠，简直成精啦，踩着那只可乐罐子滚动了好几圈。”许光平比划着手说。

大家觉得索然无味，又把身子放倒在床上，许光平挥起的手只好徐徐降落下来，他立即感到今天还想闲聊是不太适宜的。黄源水死了，尽管这一年多来，黄源水和大家有所疏远，但毕竟是多年的兄弟朋友，而且昨晚还在一起吃火锅喝酒！这么一想，许光平的心就像被什么咬了一口，发出一种渗血的疼痛。

“真是想不到，好好一个人，说没就没了。”许光平叹道。



大家出了房间，下了楼梯，神色肃穆地向黄源水家走去。

远远看见一口做工粗糙的棺材摆在黄源水家门口，地上搁着一碗堆得满满的米饭，上面还插着一双筷子。黄源水的母亲坐在门槛上嚎哭，脸上没有眼泪，全是纵横交错的鼻涕。两个邻居妇女拉着她的胳膊，她们劝说一句，她就猛烈地干嚎一声，配合得很默契。看热闹的闲人看来看去，觉得没什么好节目，三三两两地散去，只剩下几个特别有同情心的老太婆在那边叹气、抹眼泪。

黄源水的母亲从邻居妇女手上接入手帕，把脸上的鼻涕彻底清除干净，这时她看见梁伟东他们走过来，不知怎么，心里想到儿子的死肯定和这伙散仙有关，干涸的眼睛立即射出两束仇恨的怒火。

“你们啊，赌伟、光头、三耳、狗清。”黄源水的母亲一一叫出他们的绰号，两只手挣脱了邻居妇女的控制，向他们直戳过来，“是你们害死我歹水啊！”

梁伟东他们愣了一下，发现黄源水的母亲变成一副凶恶而陌生的样子，暴突的门牙里飞溅出点点滴滴的唾沫，好像准备把他们淹死。

“我们都是最好的兄弟朋友……”叶建清和颜悦色地说。

“狗清，你免讲啦！”黄源水的母亲粗暴地打断他，“歹水不跟你们玩，就不会出事啦，都是你们害的！”

那两个邻居妇女有一个正是叶建清的母亲，她生气地接上话头说：“话不能这么说，生死天注定，谁害你歹水啦！”她愤然走去，“阿清，回去啦，来这边干吗！”

叶建清他们有些尴尬，不知怎么说才好。还是许光平上前说道：“要是歹水昨晚跟我们去唱歌就没事了，他偏要回店里……”

黄源水的母亲哇哇地大哭起来，嘴里同时发出含混不清的诅咒。谁都听得出来这是在诅咒叶建清他们，好像他们是证据确凿的杀人凶手。

出现这种情况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刘志华几步跨进黄源水家的门槛，穿过天井走到客厅，掏出一包白纸裹住的丧礼放到黄源水的大哥黄源德的手上。

正在发呆的黄源德愣了一下，把手上的丧礼掂了掂，然后塞进口袋里，一声不吭，只是表情淡漠地看着刘志华。

刘志华也没吭声，转身走了。他提吊着心从黄源水母亲的身边走过来，对梁伟东他们使了个眼色。

大家便转身走了。

黄源水母亲的嚎哭和诅咒越发猛烈起来，好像一串爆竹给他们送行。

“歹水注定不是我们一世人的兄弟朋友。”梁伟东幽幽地说。

“算了，别说他了。”叶建清说。

“我们四个还好好活着，这就行了。”许光平说。

3

黄源水的母亲郭美香原来是一个城市贫民的女儿。

郭美香十八岁那年，全中国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她母亲和小弟先后饿死。她父亲郭先进是漳州打铁巷有名的散仙，这下混不下去了，就带着郭美香搭乘艚排工的木筏从九龙江逆流而上，来到闭塞古朴的马铺山城，准备从这里转道去永定土楼乡村投靠亲戚。那段饥饿、漂泊的日子回想起来恍然如梦，郭美香记得她跟父亲上岸之后，便饿得走不动了，全身的骨肉像纸片一样散





开。你走不走啊？跟你老妈小弟一块死去做伴好啦。郭先进咒骂着，硬是把地从地上拉起来。

他们沿着一条比较像样的青石板走去，不知不觉来到了圩尾街。那时阵，天色快要黑了，圩尾街人家的烟囱一片空寂，没有炊烟，四处飘动的是饥饿的冰凉气息。郭先进鼓突的眼睛在圩尾街人家低矮的屋顶上搜寻着，他忽然发现一支歪斜的烟囱徐徐飘出几缕烟雾，眼睛立即变得炯炯发亮，快走呀，有饭吃啦，他扭头对郭美香喊道。

这户有炊烟的人家便是三十五岁的光棍黄九鹏，他正在灶上煮一锅南瓜稀饭，忽然看见从外面闯进来两个陌生人，而且后面那个还是一个年轻姑娘，不禁惊讶万分，你们找谁？他抢步上前拦住了郭先进。哎呀，这位朋友，郭先进装作很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肩头，你不认识我啊？

郭美香知道，到处把人认做朋友是父亲的习性，她没想到，父亲拥着那人进了里屋叽里咕噜一通，原来是在做一场交易，而自己正是被交易的对象。那人和父亲从里屋出来之后，眼光变得有些奇怪，好像一个专门贩卖牲畜的行家，上上下下把她打量了几遍，然后轻轻点了点头。饭熟了吧？父亲像是在自己家里，毫无顾忌地从壁橱里拿出一只最大的碗，便舀了满满一碗南瓜稀饭，稀里呼噜地大口吃起来。父亲的声音刺激了她的饥饿，使她的胃壁一阵痉挛，给我一碗……我饿，她顾不上矜持，朝父亲走了过去。别急别急，有你吃的，父亲推开了她伸过来的手。

一锅南瓜稀饭很快被郭先进父女消灭干净。郭先进用舌头舔着饭碗，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表情，他说，美香，我们遇上了好心人，就在这边歇一夜，明早再走啦。

半夜里，在偏房睡觉的郭美香忽然发现有人趴在她身上，下

意识地向父亲高声呼救，可是没有任何回应，父亲已经带着黄九鹏的十斤大米和十块钱不知去向。你老爸把你嫁给我了，黄九鹏在她耳边呼着粗气说，嫁给我你还算是好命，我家地窖里有两筐大米，还有一堆南瓜。也许是因为疲惫，也许是因为大米和南瓜的诱惑，郭美香毫无反抗，黄九鹏很顺利地剥下了她的衣衫。我老妈真是很有远见啊，说饥荒会来，果真就来了，黄九鹏两眼射出一种淡绿色的光芒，在地窖里存上一些南瓜大米，还怕找不到老婆吗？

郭美香就这样落户在圩尾街。第二年年底，她生下了黄源德，后来又生了几个先后夭折的女儿。黄源水生于1971年1月8日，是她生育生涯的最后一个作品，也是她的代表作。黄源水是在郭美香唾沫里和棍棒下长大的，黄九鹏几乎不承担父亲的管教任务。孩子会成什么材就成什么材，难道一个捡猪屎的命，你打骂他几下，他就变成状元？黄九鹏常常在一种理论高度上对郭美香望子成龙的做法表示轻蔑。每当这时候，郭美香就恨不得把赶不上儿子的棍棒敲在丈夫南瓜般的脑袋上。

黄源水穿开裆裤起便和梁伟东、叶建清、许光平、刘志华玩在一起，旷课、爬树、下河、抽烟、打架、喝酒，结果只念完初中就到社会上闲混，成为一个十足的散仙。去年8月，黄九鹏肝病而死，黄源水好像幡然醒悟，决心正经做人好好打拼。他托人贷款，就在五卅桥头开起一间摩托车修理店。郭美香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了这手技术，修理店的生意越来越好，春节一下就抛给自己五千元。正当郭美香准备好好享受儿子的成就和孝心，他却把脑浆涂了一地，两腿一蹬，变成水尖山上的一座新墓。

一夜之间，郭美香头发蓬乱，犹如肮脏的鸡窝，两眼暴突，脸上憔悴失血，至少老掉了十岁。她每天坐在当着圩尾街的门槛



网络

小说从B



上，神情痴呆，嘴里喃喃自语：“歹水，歹水，都是你们，害了我家歹水……”

开头几天，过往的邻居和路人还饶有兴趣地看她几眼，渐渐就熟视无睹，从她面前踢起尘土或者纸屑，踢踢踏踏地走过去。

天气越来越冷了。生长在路边和石缝里的杂草全被冻蔫了。圩尾街捡垃圾的老童坐在娘妈宫的门槛上歇气，他从装垃圾的蛇皮袋里摸出一张《闽南日报》，像县长一样认真地念道：“明天冷空气下降，希各有关部门作好准备。”

有个夹着公文包的中年人从他面前经过，不禁郑重地看了他一眼，说：“你那是去年的报纸，冷空气前天就下降啦。”

郭美香仍然坐在自家的门槛上。几天未经梳洗，她的样子肮脏而又邋遢，好像刚刚从垃圾堆里爬出来。她开裂的嘴唇像两条蛆虫在蠕动，发出充满恶臭的声音：“都是你们，害了我家歹水，歹水啊，歹水……”

捡垃圾的老童提着蛇皮袋子走过来，他低头在街上寻找垃圾，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样子极其专注。一般说来，冬天是老童的淡季，这是令老童非常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他正想抬头出一口气，前边一只矿泉水瓶子跳入了他的眼帘。

那是一只被人踩扁的天第牌矿泉水瓶子，躺在郭美香的面前，一块青石板的凹缝里。老童快步走去，弯腰把它捡进蛇皮袋子。这时，老童听到郭美香混浊的声音，好像巫婆的咒语一样：“都是你们，都是你们……”

“你是说谁？”老童多事地问。

“赌伟、三耳、光头、狗清……”郭美香扳着手指头对老童说，然后又重新说了一遍，“狗清、光头、三耳、赌伟……”

叶建清的母亲曾玉华在自家院子里洗衣服，郭美香的声音传

到她的耳边，好像一根刺把她刺痛了，她叭地摔掉手上的衣服，高挽着衣袖的双手水淋淋的，也顾不上擦，几步蹿到街上来。

“长嘴巴是让你吃饭，不是让你乱说话的，”曾玉华挥起手，就在圩尾街局部地区下起一阵小雨，“自己命中注定要撞死，又不是什么人害他，整天唠唠叨叨有屁用！”

“不是你家狗清，我歹水会撞死？”郭美香的声音尖了起来。

叶建清在家里闲呆着，听到街上吵吵嚷嚷，跑出来把母亲拉进家里。“你这不是白费劲吗？”他说。

“我听了不舒服。”母亲说。

“不舒服怎样？”叶建清白了母亲一眼，“不舒服又不会死。”

4

谁也看不出叶建清是一个中学教员。他身高一米七，发型时髦，衣冠楚楚，腰间别着一只传呼机，脸上始终是一种傲视一切的表情。刚刚认识他的人，常常会把看成卖服装或开金银首饰店的小老板，有时干脆把他当做马铺山城的某个“高干子弟”。

实际上，他是一个中学教师。准确一点说，他是一个停薪留职的中学政治课教师。毫无疑问，叶建清的学历在众多的朋友里至高无上，不过，这有时候会成为受到嘲讽的原因。谁也想不到我会考上，叶建清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高考那几天，我前面那个人是尖子，他无意中把试卷从桌上垂下来，结果让我紧张抄了几天。叶建清说，我也不想念什么大学，可是最后漳州师专把我录取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叶建清显出一种可怜巴巴的样子。

叶建清在漳州师专混了两年，毕业分配到城关中学。第一堂课他是这么给学生上的。大家想念书就好好念，免得以后又考个



网络

小说丛书

13



师专师大，像我这样没出息；如果不想念，趁早回家好了，现在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当一个散仙也不会饿着。好，下面翻开课本第一页。叶建清的这一番话被学生绘声绘色地传了出去，没几天就传进校长的耳朵。那个姓陆的老校长一听，差点跌破了老花镜。他慌慌张张，如跑敌机警报，一口气跑到叶建清正在上课的教室门前，直等到下课铃响才向叶建清迎面走去，满脸铁块般严肃地说，叶老师，我要跟你谈一谈。

叶建清好不容易弄清楚陆校长的意图，不禁哈哈大笑，无所顾忌的笑声像一群鸟飞过校园的上空。我的笑声把他吓坏了，叶建清后来向他的朋友们说，那真是一个可怜的老货子。一个对山城轶闻掌故了如指掌的朋友笑笑说，如果没有你，那老货子可能还会多活几年。不，叶建清正色地说，你言重了，没有我他顶多只能多活几个小时，他并不是被我气死，而是被迅猛变革的现实吓死。

陆校长死后，学校换了一个年轻的伍校长。叶建清当晚跑到他家，我不想教什么死人书了，你让我停薪留职，我一个月给你一百块，叶建清说着，掏出一叠钞票扔在伍校长面前，他发现伍校长眼睛亮了一下。

叶建清就这样回到圩尾街，和梁伟东他们一起当了散仙，成天优哉游哉，吃喝玩乐。谁也搞不明白他们哪里来的钱，不免猜测他们在走私木材、香烟、黄金，或杀人越货，然而猜测仅仅是猜测，没有一丝半毫的证据，这样便只好长叹一声：唉，这年头上当散仙的，还怕没钱吗？

冲

动

^

^

^

叶建清的父亲叶德和是一个仕途上极不如意的老头子，夹着尾巴在山城镇政府混了三十多年，直至退休连个副股级也没混上，这使得他的性格变得非常古怪。那天，叶建清告诉他不想教